

从“上帝显现”到“互渗相寓”

——莫尔特曼对犹太舍金纳概念的挪用*

李 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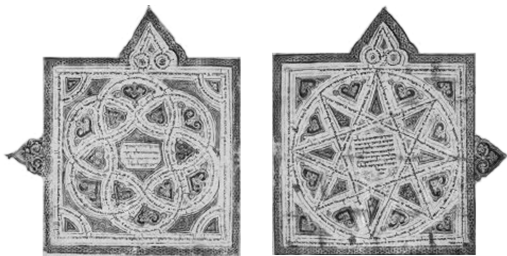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摘要】舍金纳的原意强调“上帝显现”以及与犹太人的同在,莫尔特曼挪用舍金纳于基督教神学,肇因于他回应欣茨的批判并受到罗森茨维格“舍金纳的流浪”之观念的启发。他对犹太舍金纳概念的挪用,可以概括为从“上帝显现”到“互渗相寓”。“互渗相寓”扩展了“上帝显现”的范围,从犹太人扩展到了教会、万国甚至整个宇宙,将舍金纳挪用至三一论框架下的圣灵论,用圣灵论更好地论证了上帝与这个世界既超越又内在的“互渗相寓”关系。“互渗相寓”还丰富了舍金纳原意的关系维度,基于三一上帝自身的互渗相寓而扩展至上帝与世界、人与自身、人与他人及人类社群、人与自然等多维度的、更为丰富的互动关系。“互渗相寓”所呈现的上述多维关系,莫尔特曼是将犹太舍金纳概念从基于“同情共感”的“上帝显现”,落实为借着基督道成肉身所成就的“在基督里”双重居住之“互渗相寓”。对舍金纳的这一挪用,补足了莫尔特曼在《盼望神学》中仅仅强调上帝的未来而忽视当下同在的缺憾,为犹太—基督教对话提供了共同的概念基础,莫尔特曼也正是因吸纳了犹太舍金纳思想而发展出生态神学等丰硕的神学成果。

【关键词】舍金纳;莫尔特曼;上帝显现;互渗相寓

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是当代闻名遐迩的德国新教神学家,但他的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文本、思想和社群’的分离研究”(22JJD730001)阶段性成果。

** 李聪,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2020级博士研究生。



著作一贯坚持融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为一体的普世主义方法。^① 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亲犹太的思想家,将犹太人看成是和基督徒在同一条路上的同伴,投入许多精力去研读犹太经典及学者的著作,着力从犹太传统中吸取养分。他明确表示自己深受犹太思想的影响^②,并强调犹太教神秘主义传统中的舍金纳等概念对基督教思想将发挥不可估量的影响,因而主张在犹太—基督教的公开对话中接受这些概念。^③ 他不仅研究犹太思想,还亲身参与到犹太教与基督教对话的实践当中,认为在战后的德国中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对话是一份宝贵的礼物。^④

莫尔特曼坚持在对话中建构自己的思想,除了践行基督教思想内部的普世主义路线外,还投身于基督教与犹太教思想、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等跨领域的对话。但相比其他领域的对话而言,学界尚不够重视他所倾心投入的犹太—基督教对话。学界一般对他的基督教终末论的内涵关注较多,但甚少探究其犹太根源,仅有一篇 2003 年的英文学位论文专门研究莫尔特曼的舍金纳观念。^⑤ 这篇论文重点考查了莫尔特曼运用舍金纳概念作为解决上帝内在和超越这一经典问题的方法,但没有分析舍金纳和“互渗相寓”的关联,更未涉及莫尔特曼如何将舍金纳挪用至“互渗相寓”。另有一篇未见正式出版但经一家期刊网站于 2012 年发布的论文^⑥,该论文以莫尔特曼三位一体神学中舍金纳传统为主题,将“互渗相寓”与舍金纳作为莫尔特曼思想的两条独立线索,而未探究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此外未见到以此为专题的论著,只是在研究莫尔特曼其他思想的论著中,偶有关于莫尔特曼对舍金纳概念的简要介绍,但没有讨论舍金纳和“互渗相寓”之间的关系。^⑦ 莫尔特曼以“终末即开始”的原则构建了基督教

① 参见 Jürgen Moltmann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God in Creation], 隗仁莲 Kui Renlian 译(北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2),3。

② 参见 Jürgen Moltmann 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The Coming of God], 曾念粤 TSENG Nien Yueh 译(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6),3。

③ 参见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4。

④ 参见 Jürgen Moltmann 莫尔特曼,《当代的基督》[Jesus Christ for Today's World], 曾念粤 TSENG Nien Yueh 译(台北[Taipei]:雅歌出版社[Christian Arts Press],1998),108。

⑤ 参见 Alan J. Johnson, *Shekinah: The Indwelling of God in the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Minnesota: Luther Seminary St. Paul, 2003)。

⑥ 参见 Adam T. Arn, *A Mystical Thread: The Shekinah Tradition in the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Abbotsford: Clarion Journal, 2012)。

⑦ 参见 T. David Beck,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Renewal of All Things: Pneumatology in Paul and Jürgen Moltmann* (Cambridge: The Lutterworth Press, 2007), 209-210。另参见郭郁 Guo Yu,〈莫尔特曼的“空间”概念及其环境意义〉[On Moltmann's Concept of "Space" and Its Environmental Significance], 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年第 1 期 [2013, Issue 1], 108。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终末论,并且认为基督教终末论的根源在安息日和舍金纳的神学中。^①可见莫尔特曼对舍金纳概念极为重视,为了弥补舍金纳与“互渗相寓”相关性研究的缺失,本文拟从莫尔特曼的论著出发,结合以上相关研究展开探究,以厘清莫尔特曼如何将舍金纳“上帝显现”的犹太原意挪用至“互渗相寓”概念,加深对莫尔特曼思想的认识程度,并拓展犹太—基督教的对话视域。

一、舍金纳在犹太教中的原意

舍金纳,是希伯来文 Shekhinah^②的中文音译。舍金纳的本意是“住所”^③,引申为“上帝显现”^④,即上帝在此世的临在、内在性或者停留^⑤。

在《希伯来圣经》中,舍金纳所描绘的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住,与以色列一同漂流旷野,临在于会幕以及锡安圣殿之中,是上帝的临在。^⑥譬如,在出埃及事件中,舍金纳呈现为上帝借着云柱和火柱向以色列人显现,引领他们出埃及,“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出埃及记》13:21—22)。在旷野停留期间,上帝则临在于会幕,与以色列人同住,“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作你们世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作他们的神”(《出埃及记》29:42—45)。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罗门王建立圣殿,上帝又应许临在于这圣殿之中,“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列王纪上》9:1—3)。自1世纪

① 参见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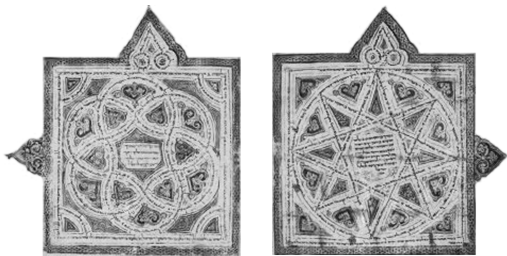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② Shekhinah 在英文文献中也有 Shekinah, Shechina, Shechinah 等不同的拼写法。

③ 周燮藩 Zhou Xiefan、刘精忠 Liu Jingzhong,《犹太教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Judaism](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2),470。

④ 刘精忠 Liu Jingzhong,《犹太神秘主义概论》[A Guide to Jewish Mysticism](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5),248。

⑤ 参见 G. G. Scholem 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Major Trends in Jewish Mysticism],涂笑非 Tu Xiaofei 译(成都[Chengdu]:四川人民出版社[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0),53。

⑥ 参见周燮藩、刘精忠,《犹太教概论》,471。



起,犹太拉比开始以舍金纳来描绘上帝与他子民的同在。^① 在喀巴拉传统中,舍金纳是上帝在造物中的在场或内在性,因此人能借此最深地认识自我,并体会上帝的在场^②,这正如陈影所理解的,舍金纳“在彰显上帝属性的同时,关联着人类的属世生活”^③。

值得注意的是,舍金纳在《佐哈尔》中有两层象征意涵。其一,舍金纳处于被流放的状态。舍金纳所创造和流溢的世界,因亚当堕落犯罪而失去了原有的和谐统一圆满的状态,上帝的本体与上帝的显现出现了隔离,这一不完美的存在状态被理解为舍金纳的一种“流放”状态。^④ 其二,舍金纳向一种阴性的女性化的方向发展。舍金纳的希伯来文 Shekhinah 是阴性名词^⑤,《佐哈尔》将舍金纳描绘成被流放的、哭泣的、女性化的形象,即舍金纳以完全女性的形象出现,这一形象最终与流离四散的犹太民众等同起来,并赋予犹太人散居生活以宗教意义。^⑥ 舍金纳以上的象征意义尤其是舍金纳的流放图景,与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舍金纳的流浪”之阐释是一脉相承的,这对莫尔特曼关于舍金纳的理解也产生了影响,具体影响将在后文进行阐述。

二、莫尔特曼挪用犹太舍金纳概念的缘由

莫尔特曼挪用舍金纳概念的原因在于回应欣茨(Christoph Hinz)的批判,并受到罗森茨维格的启发。

莫尔特曼在1964年出版《盼望神学》后,引起了关注,同时也面对一些批评的声音,其中特别引起他关注的批判是来自东德的神学家欣茨。欣茨在1967年写信提醒莫尔特曼,不要忘记上帝是《出埃及记》中在云柱和火柱中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上帝。^⑦ 莫尔特曼认为欣茨的批判非常中肯,因而开始寻找合适的神学概念来补足上帝当下临在的缺憾,他如此表达这一缺憾:“如果我们不只是从应

^① 参见林鸿信 Lin Hong-Hsin,《圣神论》[Pneumatology](台北[Taipei]:礼记出版社[Li Ji Press],1997),167。

^② 参见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208。

^③ 陈影 Chen Ying,〈神圣暴力、纯粹语言、舍金那:本雅明的正义观与犹太传统〉[Divine Violence, Pure Language, Shekhinah: Benjamin's View of Justice and Jewish Tradition],于《外国文学评论》[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2021年第3期[2021, Issue 3],84。

^④ 参见刘精忠,《犹太神秘主义概论》,124。

^⑤ 参见林鸿信,《圣神论》,167。

^⑥ 参见刘精忠,《犹太神秘主义概论》,125。

^⑦ 参见洪亮 Hong Liang,《巴特与莫特曼管窥》[Six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and Jürgen Moltmann](香港[Hong Kong]:德慧文化[Virtue and Wisdom Link Press]),108。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许的话语看上帝应许的未来,而是把目光转向相反的方向,从这个未来到现在,我们发现的不仅仅是上帝应许的话语。”^①这就表明莫尔特曼从欣茨的评论中认识到,上帝不仅是应许之神,也是当下之神,是从未来的应许给当下带来希望的、与人同在的上帝。莫尔特曼明言:“为此,从1972年开始,我接受了犹太人对舍金纳的看法。圣约对以色列的应许的一部分是内住的应许。”^②由此可见,莫尔特曼在欣茨的提醒之后,时隔五年,在1972年发现并接受了犹太神秘主义中的舍金纳概念。

莫尔特曼对舍金纳概念的理解,受到罗森茨维格的启发。莫尔特曼坦言,“在基督教与犹太教对话方面,透过我与拉丕(Pincha Lapide)的会遇,也透过研究罗森茨维格与秀乐姆(Gershom Scholem)的作品,我逐渐卷入其中”^③。这说明莫尔特曼之所以能进入与犹太教的对话,是因为对罗森茨维格等人著作的研究。莫尔特曼在论及《来临中的上帝》一书的目标即上帝终末的舍金纳时,认为犹太思想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并写道:“为此,我提出布洛赫和罗森茨维格的大名,以示感谢。”^④前者对他的终末思想有激发作用,而后者则启发了他对舍金纳概念的理解。莫尔特曼认为舍金纳概念有助于理解上帝在造物中的自我分化,并特别引述了罗森茨维格《救赎之星》中“舍金纳的流浪”之段落^⑤:

舍金纳,即降临于人间并逗留于人们之间的上帝,被描述成上帝自身内发生的分裂。上帝自身从自身分离,把自己献给他的人们,分担他们的痛苦,和他们一起经历流放的苦难,和他们一起流浪。^⑥

基于罗森茨维格这一论述,莫尔特曼认为舍金纳是指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居住,甚至在以色列人遭遇流放之苦时,仍然与他们同在。^⑦这就说明,舍金纳不仅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期云柱和火柱的上帝同在,也表明舍金纳随着犹太人一起被掳巴比伦,上帝是他的子民在被流放中同受苦难的忠实同伴。

① Jürgen Moltmann, *A Broad Place: An Autobiograph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7), 71.

②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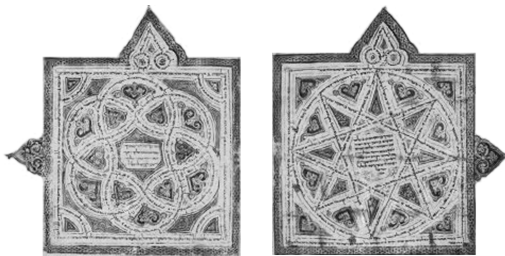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③ Jürgen Moltmann 莫尔特曼,《耶稣基督:我们的兄弟,世界的救主》[Jesus Christ: Our Brother, Savior of the World],林鸿信 Lin Hong-Hsin 译(台北[Taipei]:台湾神学院出版社[Taiwan Theological College and Seminary Press],2009),124。

④ 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3。

⑤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25。

⑥ Franz Rosenzweig 弗朗茨·罗森茨维格,《救赎之星》[The Star of Redemption],孙增霖 Sun Zenglin、傅有德 Fu Youde 译(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2013),373。

⑦ 参见莫尔特曼,《耶稣基督:我们的兄弟,世界的救主》,133。



概言之,莫尔特曼正是在回应欣茨的批判并受到罗森茨维格的启发时,才发现并接受了舍金纳的概念,从而补足了他在《盼望神学》中仅仅强调上帝的未来而忽视当下同在的缺憾。

三、从“上帝显现”到“互渗相寓”

莫尔特曼对犹太舍金纳概念的挪用,可以概括为从“上帝显现”到“互渗相寓”(perichoresis)。“互渗相寓”是希腊教父在阐释社会三一论时所使用的概念,莫尔特曼对此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考查,认为“纳西昂的格列高利(Gregor von Nazianz)可能是第一位将这个字眼用在神学上的人,大马士革的约翰(Johannes Damascenus)使它成为基督论的主要概念,后来也将它运用在他的三一教义中”^①。莫尔特曼正是用“互渗相寓”概念扩展了舍金纳的犹太原意“上帝显现”之范围,丰富了其关系维度,并落实了其具体方式。

(一)“互渗相寓”扩展了“上帝显现”的范围

如上文所述,舍金纳的犹太原意是“上帝显现”。犹太人在使用舍金纳这个词时,完全指向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同在。而莫尔特曼把舍金纳所指“上帝显现”的范围扩展至上帝与教会、各国甚至自然界的同在。这正如艾伦·约翰逊(Alan J. Johnson)所指出的,“莫尔特曼自由地和互换地使用这个术语(舍金纳)来表示上帝在教会中、在各国之间和在自然界中的临在”^②,但约翰逊未展开论述莫尔特曼如何把舍金纳应用于这些方面。根据莫尔特曼所说的“圣灵的体验就是舍金纳的体验”^③可以得知,莫尔特曼是把舍金纳和圣灵论关联起来,或者说是将舍金纳扩展至圣灵论,从圣灵临在于教会、万国和自然界来论述上帝与世界的“互渗相寓”关系。

圣灵临在于教会。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应许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约翰福音》14:1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4:26),即耶稣给他的门徒留下应许,天父上帝会因他的名赐下圣灵与他们同在。上帝在世界的内居,是通过复活基督的形式,

^① Jürgen Moltmann 莫尔特曼,《神学思想的经验》[Experiences in Theology],曾念粤 Tseng Nien Yueh 译(香港[Hong Kong]:道风书社[Logos and Pneuma Press],2012),342—343。

^② Alan J. Johnson, *Shekinah: The Indwelling of God in the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Minnesota: Luther Seminary St. Paul, 2003), 144.

^③ Jürgen Moltmann, *God in Creation: An Ecological Doctrine of Creation* (London: SCM Press, 1985), 96.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通过圣灵的临在来期待在终末时新创造中的舍金纳。^① 圣灵在五旬节的降临,使得门徒及其所构成的教会成为圣灵的殿,这就清楚反映了舍金纳神学。^② 在莫尔特曼看来,保罗使用圣殿的比喻来表达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时,就是将舍金纳和圣灵联系起来。^③ 因此,圣灵的临在不仅限于犹太人,还降临于教会,这也是舍金纳神学的反映。

圣灵还临在于万国当中。在莫尔特曼看来,圣灵预示在终末时上帝将充满整个世界。^④ 五旬节圣灵降临时,门徒“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2:4),即门徒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之一是说起多国多族的方言,这预示着圣灵不仅临在于犹太人,也将与非犹太人同在。莫尔特曼特别强调上帝国:“我们真正盼望的是什么?我们盼望上帝国”^⑤，“圣灵之内居乃是上帝荣耀之终末内居的预尝”^⑥。就是说上帝国不仅包括以色列,还包括各国各族,在终末时一切都会被更新,成为新的创造,三一上帝内住并充满整个寰球。

不仅如此,圣灵内在于自然界之中。在莫尔特曼看来,“居住在以色列并与以色列一起流亡的舍金纳的真实情况,也同样适用于造物主在其创造中的舍金纳”^⑦,即舍金纳不仅表明上帝与他的子民以色列、教会同住,还显明上帝与他们一起住在上帝所钟爱的造物中间,居住在这个地球与自然界之中。当圣灵降临并居住在劳苦叹息的受造物中时,圣灵也和万物一同叹息,等候得赎的日子。

圣灵临在于自然界,突出地体现于莫尔特曼的宇宙圣灵论。在他看来,“圣灵上帝也是宇宙的圣灵”^⑧，“通过圣灵的活力与潜能,创造主亲自出现在他的创造物中。他不仅以他的超验性面对创造物;他还由于进入创造物而内在于其中”^⑨,这就表明圣灵与宇宙(自然界)之间是既超越又内在的“互渗相寓”关系。

① 参见 Alan J. Johnson, *Shekinah: The Indwelling of God in The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152。

② 同上, 156。

③ 参见 Jürgen Moltmann, *The Spirit of Life: A Universal Affirmation* (London: SCM Press, 1992), 51。

④ 参见 Alan J. Johnson, *Shekinah: The Indwelling of God in the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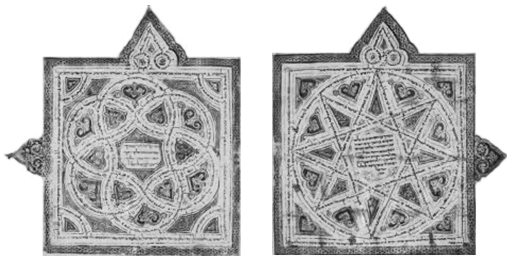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⑤ 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6。

⑥ Jürgen Moltmann 莫尔特曼,《三一与上帝国》[Trinity and the Kingdom],周伟驰 Zhou Weichi 译(香港[Hong Kong]:道风书社[Logos and Pneuma Press],2007),287。

⑦ Jürgen Moltmann, *God in Creation: An Ecological Doctrine of Creation*, 97。

⑧ 同上,16。

⑨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17—18。



这一关系呈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圣灵“以他的超验性面对造物”，这表明圣灵并不等同或淹没于大自然，而是超越于大自然；另一方面，圣灵“进入造物而内在于其中”，这又说明圣灵并不与大自然分离，而是内在于大自然。换言之，圣灵与大自然这种既超越又内在的关系，正是一种既有本质区别又密切关联的“互渗相寓”的共同体关系。宇宙圣灵的论述容易走向淡化圣灵位格的危险境地，但莫尔特曼受到加尔文的启发而认识到，三一论将宇宙圣灵论与泛神论作出了区分。莫尔特曼指出加尔文的“宇宙圣灵学说不同于斯多葛派泛神论的地方，在于基督教三位一体论”^①，加尔文的宇宙圣灵论虽认为圣灵内在于宇宙，但圣灵并不淹没于宇宙中，因此宇宙并非神圣；而斯多葛派泛神论则认为世界灵魂居住在一个宇宙肉体中，宇宙因而是神圣的。两者的不同就在于三一论，三一论主张上帝既内在于宇宙，又不同于宇宙。而泛神论只强调上帝与宇宙的内在性，认为宇宙是神圣的，但没有注意到上帝超越于宇宙的一面。因此，莫尔特曼是在三一论框架下充分呈现出圣灵，即圣灵既内在于、渗透于并规定着宇宙的连贯性，又不淹没于宇宙，而是内在于世界的同时又超越世界。

圣灵内在于大自然，还体现在莫尔特曼关于非人类生命的阐述。在他看来，圣灵是“生命之源”^②，赐予并爱护生命，不仅爱惜人类生命，也护佑非人类生命。他在解释《创世记》所记载的挪亚之约时，明确指出上帝与一切活物立约，这活物虽然首要的是人类生命，但“也包括了所有一般的活物——植物、树木和动物”^③，也就是含括动物、植物等非人类生命。莫尔特曼还强调，圣灵“更新地球的面貌”^④，在“自然、植物、动物和地球的生态系统中”^⑤，可见圣灵的工作不仅限于人类生命，还在动植物等非人类生命中工作，在自然界中运行。

由此可见，莫尔特曼将舍金纳原意所指向的“上帝显现”范围，从犹太人扩展到了教会、万国甚至整个宇宙，将舍金纳挪用至三一论框架下的圣灵论，用圣灵论更好地论证了上帝与这个世界既超越又内在的“互渗相寓”关系。而“互渗相寓”对于“上帝显现”的拓展，不仅体现为借由圣灵论而扩展了“上帝显现”的范围，还丰富了其原来的关系维度。

（二）“互渗相寓”丰富了“上帝显现”的关系维度

舍金纳的犹太教原意“上帝显现”，即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与犹太经典《密

①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21。

② Jürgen Moltmann, *The Source of Life: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Theology of Life* (London: SCM Press, 1997), 10.

③ 同上，12。

④ Jürgen Moltmann, *The Spirit of Life: A Universal Affirmation*, 8.

⑤ 同上，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德拉什》(*Midrasch*)所记载的犹太拉比对上帝的世界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论述有关。拉比认为“主是他的世界之居所,但主的世界不是他的居所”^①,因此,舍金纳只是上帝与世界的单向度关系。

莫尔特曼并未停留于此一单向度的“上帝显现”维度,而是将舍金纳的内涵扩展至三位一体教义,特别是东方教父所阐释并为东正教所承继的社会三一论之关键概念“互渗相寓”。“互渗相寓”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互相渗透,其二是相互寓居,东方教父将这一概念用于描绘三一上帝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莫尔特曼对这两方面的含义如此论述:“不同事物的统一性和区别性可以透过交互渗透的概念来加以掌握:上帝和人、天和地、人和自然、灵性和感性。紧接着的互相内住的思想表达出舍金纳的神学。”^②可见,莫尔特曼认为“互渗相寓”的概念包括了舍金纳的互相内住,此外还有犹太舍金纳概念所未能涵盖的交互渗透的思想,即将不同事物的统一性和区别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观念。莫尔特曼充分采纳并发展了“互渗相寓”这一概念,对三一上帝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并基于三一上帝内部“互渗相寓”的关系进一步论述了上帝与世界之间的“互渗相寓”关系。

莫尔特曼对三一上帝内部的“互渗相寓”关系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即便在终末的安息时,上帝仍将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个位格之间相互内住,是“互渗相寓”的合一关系。^③ 圣父、圣子、圣灵彼此寓居,为彼此提供空间,是彼此的生存空间。这种“互渗相寓”的关系,犹如一块烧红的有火焰的铁块,铁块与火融为一体,但铁仍是铁,火仍是火,两者分不开,彼此独立却相互渗透。

“互渗相寓”的概念使得三一论避免成为“三神论”。三神论是指将三一上帝的三个位格理解成三个不同的个体。在“互渗相寓”的关系里,“那分开他们的也是联结他们的”^④,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的位格特征是彼此区分的,但却彼此寓居,相互交流。“互渗相寓”也使得三一论避免经过形相论而成为独一神论。形相论把三一上帝错误地理解为独一上帝的三种不同的存在形态或三次重复,因而最终会演变成独一神论。“互渗相寓”的概念“以一种杰出的方式将三性与一性联结了起来,而又没有将三性化约为一性,或将一性消融在三性里”^⑤。莫尔特曼这里所说的“一性”指的是三一一位格的统一性,“三性”指的是上帝的三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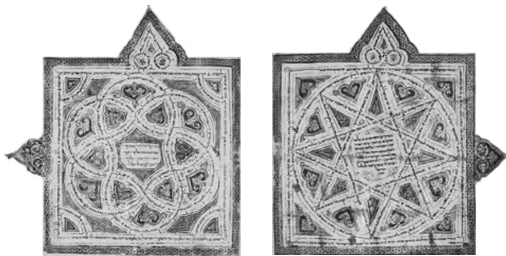
① *Midrash Rabbah Genesis 2*, trans. Rabbi Dr. Freedman (London: Soncino Press, 1939), 621.

② 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261。

③ 参见 Alan J. Johnson, *Shekinah: The Indwelling of God in The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156-157。

④ 莫尔特曼,《三一与上帝国》,239。

⑤ 同上。



位格,即圣父、圣子、圣灵。“一性”是三一位格在自己神圣生命的循环里形成的,在三一位格彼此的关系里成就的,因而不能用神圣实体的普遍概念来理解。“三性”的差异在于三个位格的“互渗相寓”的生命过程,因而三个位格必然不能化约成同一神圣主体的三种存在样式。

“互渗相寓”的概念也使得三一教义避免成为次位论。次位论会把三个位格中的圣父高举过于其他位格,形成圣父的专权。但莫尔特曼认为圣父的专权只限于从三一的构成之角度来理解,而不适用于三一上帝“互渗相寓”的合一。圣父、圣子、圣灵是平等的关系,其中任何一个位格(包括圣父)并不高于其他位格,而是每个位格通过其他位格而生活、显现。

基于以上对三一上帝内部“互渗相寓”关系的阐述,莫尔特曼进一步论述了上帝与世界之间的“互渗相寓”关系。在他看来,“互渗相寓”的关系不仅限于三一位格内部,他还将其拓展至三一上帝与世界的关系。莫尔特曼从詹默《空间的问题》转引《密德拉什》中所讨论的一个问题——“上帝是世界的空间,还是世界是他的空间”,拉比的回答是“上帝是世界的居所,而世界并非上帝的居所”;莫尔特曼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认为上帝是世界的住所,世界也是上帝的家。^①就是说,莫尔特曼将三一位格的相互寓居的关系延伸至上帝与世界的关系,不仅世界在上帝那里找到居所,上帝也寓居在世界中,上帝与世界之间也呈现出“互渗相寓”的关系,对此他是如此论述的:

世界在上帝里和上帝在世界里的交互内住产生了。世界既不需要像泛神论所说的,消融在上帝里,而上帝也不需要像无神论所宣称的消失在世界里。上帝还是上帝,世界还是受造。透过他们交互的内住,他们仍然没有混杂也没有分开,因为上帝以上帝的方式住在创造里,而世界以世界的样子住在上帝里。^②

上述引文中的“交互内住”体现出上帝与世界“互渗相寓”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并不会导致上帝与世界的混淆,上帝和世界各自保持自己的身份,上帝仍是创造者,世界还是受造物,两者的身份不会混杂,但也并非分离的关系,而是以各自的方式寓居于彼此之中:上帝“以上帝的方式”内居于世界,世界“以世界的样子”寓居在上帝之内。而上帝在世界的寓居,就是舍金纳,是上帝在自身内作出自我限制,从自身退回,腾出一个空间,让受造物得以在空间内被造并存活,这一空间是上帝退回自身而产生的空间,因而此空间并非在上帝之外,受造物得以在其中

① 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281。

② 同上,28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活在上帝的面前。在终末时,上帝伸展自身而充满这个空间,通过和宇宙的“互渗相寓”,而使得宇宙成为上帝永恒的家,这就意味着世界得到救赎,这就是宇宙性的舍金纳。由此可见,莫尔特曼并未局限于舍金纳“上帝显现”所呈现出上帝与世界的单向关系,而是将其挪用于论证上帝与世界“互渗相寓”的双向互动关系。正如大卫·贝克(T. David Beck)所指出的,在莫尔特曼的思想中,有两个理解上帝与世界既超越又内在之关系的关键概念,一个是三一论中的“互渗相寓”概念,另一个是舍金纳教义。^①但他并未分析两个概念之间的关联。如果从大卫·贝克对于这两个概念论述的顺序来看,他先论述了三一论的“互渗相寓”,之后才分析舍金纳教义,并且认为“圣灵的虚己是舍金纳的基础”^②,这说明三一论的“互渗相寓”概念可以比较清晰地体现上帝与世界之间双向的互动关系。

“互渗相寓”不仅将“上帝显现”所呈现出的上帝与世界之单向关系扩展至“互渗相寓”的双向互动关系,更为细致地来看,还扩展到了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他人以及人类社群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正如亚当·阿恩(Adam T. Arn)所指出的,“互渗相寓”描述了圣父、圣子、圣灵所形成的内在分化之统一体,三一上帝在基督论上的统一和在基督里对人的救赎,圣灵在被救赎的人类和整个教会团体中圣灵论式的内住。^③亚当·阿恩虽然观察到“互渗相寓”的概念不仅适用于描述三一上帝自身的关系,还可以推论至上帝与人的关系,但他并未注意到“互渗相寓”的关系还可继续扩展至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他人以及人类社群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因而,有必要对这些维度展开论述。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莫尔特曼强调人自身的整全性。他批判灵魂高于身体的观念,认为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西方教会传统因高举灵魂而割裂了人的整全性。在他看来,《圣经》的创世特别是造人的记载无法证实灵魂的优先性,反而宣称人是上帝的形象,是指人的身体、灵魂所构成的整个存在,都是上帝在地上的形象。在对终末的盼望中,在“我信身体复活”的盼望中,身体和灵魂相互寓居,并在圣灵的引导下成为一个共同体,并不存在灵魂支配身体的可能性。^④圣灵使得人的身体与灵魂结合为一,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自由地成为真正的、完整的人。^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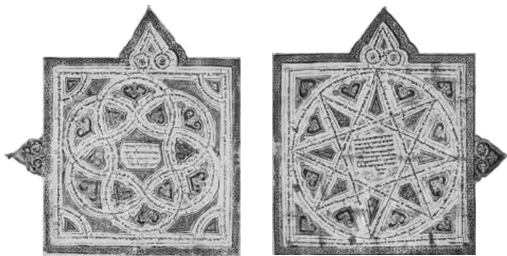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① 参见 T. David Beck,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Renewal of All Things: Pneumatology in Paul and Jürgen Moltmann* (Cambridge: The Lutterworth Press, 2007), 209-210。

② 同上,210。

③ 参见 Adam T. Arn, *A Mystical Thread: The Shekinah Tradition in the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9-11。

④ 参见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327。

⑤ 同上,27-28。



在人与他人以及人类社群的关系方面,莫尔特曼强调人类的团结,提出要发展社会的个人主义或个人的社会主义。三一上帝自身的统一性,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互渗相寓”的合一性,此合一性对应于由圣灵通过爱而联合起来的基督的共同体的经验,在教会的团体里兄弟姐妹们经历到上帝是爱,因而他们互相接纳。在人类社群中与此对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圣灵的经历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希腊人和蛮族、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童联系成平等和自由的团契”^①,就是说人们互相接纳,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是特权林立或低人一等,而是越来越平等、自由,形成团结的共同体。^②莫尔特曼主张,要改变个人的人权和社会的权利一分为二的现状,将两者聚合起来,东西方教会应就三一论展开普世合一的对话,发挥三一论的实质性作用,向着构建一个真正“人性的”社会而努力。^③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莫尔特曼认为人与自然要形成和解的生命共同体关系。如同圣灵寄居在人的里面,人类也寄居在自然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从紧张的状态转变为和谐共生的关系。^④正如三一上帝自身是“互渗相寓”的,上帝和造物也是如此,这种关系并不是支配与统治的关系,而是彼此共契的关系,因此人和自然也不应该是支配的关系,而应该成为彼此契合的共同体。

概括而言,莫尔特曼通过“互渗相寓”丰富了舍金纳原意“上帝显现”的单向维度,基于三一上帝自身的“互渗相寓”而扩展至上帝与世界、人与自身、人与他人及人类社群、人与自然等多维度的、更为丰富的互动关系。但“互渗相寓”所呈现的上述多维关系,需要以具体的方式加以落实,因而有待下面进一步探析。

(三)“互渗相寓”落实了“上帝显现”的具体方式

舍金纳在犹太教原意中的“上帝显现”是基于上帝对人的“同情共感”(pathos)^⑤。关于上帝的“同情共感”,除上文所述罗森茨威格“舍金纳的流浪”可以体现这一点之外,赫舍尔(Abraham Heschel)对此也作出了重要的阐释。赫舍尔驳斥西方神哲学传统中“上帝是不动情”的上帝观,而将《旧约》的先知神学称为“同情共感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athos),他认为:

对于先知来说,上帝不是在抽象的绝对性中显现自己,而是在与世界

① 莫尔特曼,《神学思想的经验》,353。

② 参见莫尔特曼,《三一与上帝国》,218。

③ 同上,271。

④ 参见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2—3。

⑤ pathos 也被译为“怜悯、悲悯”,但笔者认为 pathos 不仅限于对痛苦和悲伤的感受,也涉及对欢乐等情感的体会,因此译为“同情共感”比较准确全面。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的、个人的亲密的关系中显现自己。他不仅仅是命令和期望服从,他也被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所感动和影响,并作出相应的反应。事件和人类的行为在他里面引起欢乐或悲伤、快乐或愤怒。^①

从以上论述来看,赫舍尔认为上帝并非不动情的上帝,而是会因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以及人的所言所行而动容的上帝,上帝和喜乐的人同乐,与悲伤的人同哭,也会因人的恶行而愤怒,他能体会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莫尔特曼在梳理西方神哲学传统中的上帝观时,将赫舍尔誉为“首先明确地辩驳不动情上帝神学的人”^②,并指出“舍金纳的教义乃是以上帝的悲情为出发点的逻辑后果”^③,即莫尔特曼将上帝的“同情共感”作为舍金纳教义的逻辑前提来理解,换言之,舍金纳概念是基于上帝的“同情共感”发展之结果。

莫尔特曼从这一基于“同情共感”的“上帝显现”之舍金纳概念中,发现了“基督教的基督论和圣灵论的前提”^④。“上帝显现”作为圣灵论的前提,在上文的“互渗相寓”扩展了“上帝显现”的范围中,已进行了相关阐述。因此,这里将集中论述“上帝显现”作为基督论的前提。莫尔特曼在论证这一点时依据了如下经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14)“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歌罗西书》2:9)这两处经文正是描述上帝借着基督的道成肉身,住在信徒之中,将上帝的恩典和真理带给人,可见莫尔特曼延续了犹太舍金纳概念中上帝与人“同情共感”的意涵,但他将其内涵进一步延伸至基督论尤其是基督的道成肉身。他认为:

基督教本身对舍金纳神学还是有所贡献的。这可以在上帝和人在“基督里”的一种交互内住的观点中找到。“在基督里”是上帝本身,他和世人和好(《哥林多后书》5:19)。“在基督里”的就是“新的创造”(《哥林多后书》5:17)。我们“在基督里”找到一种双重的居住:上帝的内住和信徒的内住。这种双重的内住成为基督徒终末性和全面性盼望的根基,这盼望乃是针对万有的崭新创造。舍金纳神学和基督论的区别在于:上帝的舍金纳可以假设成具有人的特征的路上的同伴和受苦的伙伴,可是却不是具体“成为肉身”,并且以弥赛亚的身份“住在我们中间”。^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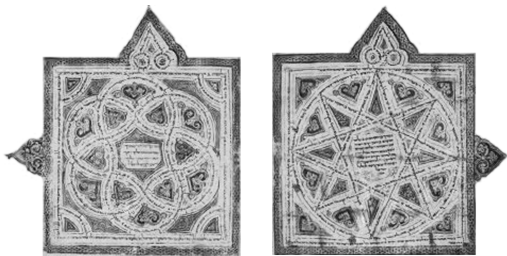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① Abraham Heschel, *The Prophet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2001), 288.

② 莫尔特曼,《三一与上帝国》,39。

③ 同上,45。

④ 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287。

⑤ 同上,288。



从上述引文不难看出,莫尔特曼认为基督论延续了舍金纳的“上帝显现”所呈现的上帝内住于世界的观点,但却更进一步,提供了“一种双重的居住”,即除了上帝内住于基督徒,基督徒也寓居于上帝,而这种双重的居住成为在终末时万物更新、上帝充满万物的盼望之基础。除了延续舍金纳以外,莫尔特曼也指出舍金纳与基督论的区别,犹太的舍金纳虽可假设为与人同受苦难的同伴,却没有具体地道成肉身,并未以救世主的身份与人同住。而基督却是亲自道成肉身,上帝的恩典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借着基督与人的同在,把恩典带给世人。基督虽然肉身被钉十字架,却通过复活胜过了死亡,应许门徒还要再来,在终末时向人显现,与他们永远同在,以荣光充满万有,这就是终末的舍金纳。这就表明,基督的道成肉身落实了舍金纳将上帝设想为与人“同情共感”的同伴之理想,而以耶稣基督有血有肉、有形有体地住在世人中间来表达上帝与人实际的同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基督里”的同在,是一种“双重的居住”,是一种“互渗相寓”的交互关系,从而扩展了“上帝显现”的单向关系。概言之,莫尔特曼将犹太舍金纳概念挪用至基督的道成肉身,是对舍金纳犹太原意的一种扩展性应用。

艾伦·约翰逊(Alan J. Johnson)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莫尔特曼对舍金纳的理解几乎完全与圣灵有关,这似乎也与充分实现他的三位一体思想的全部潜力背道而驰”^①。他的这一论断过于武断,并未仔细考查莫尔特曼将舍金纳理解为基督道成肉身的相关论述。

莫尔特曼多次将舍金纳与基督的道成肉身进行类比性阐述。他在《神学的未来》一文中如此论述:

上帝将把世界的未来变成上帝的时间,并且用神圣的生命、神圣的、真理和神圣的公义来充满天地。这是以色列的舍金纳、出埃及和基督的道成肉身、复活故事的应许,甚至是新约结尾的话:“‘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②

可见,莫尔特曼把上帝将来要充满天地这一应许,同时作为犹太舍金纳和基督道成肉身的应许,并引用《启示录》倒数第二节经文来表达对基督耶稣再临的期盼。这就意味着在莫尔特曼眼中,舍金纳和基督的道成肉身虽不能等同,但有密切关联,并非如约翰逊所断言的莫尔特曼所理解的舍金纳完全与圣灵有关。

此外,莫尔特曼在《科学与智慧》一书中写明:“在舍金纳,即上帝的内住的想

^① Alan J. Johnson, *Shekinah: The Indwelling of God in the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272.

^② Jürgen Moltmann, “The Future of Theology,” *Ecumenical Review* 68 (March 2016): 11.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法中,我们发现了基督虚己思想的旧约圣经的前提和犹太教的同义词。”^①由此看来,舍金纳是基督虚己思想的犹太教同义词,就是说,基督的虚己对应于《希伯来圣经》中舍金纳即上帝内住的想法。而“基督虚己思想”在《腓立比书》2:7—8中有精当的描述:基督“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表明,基督虚己的最极致表达就是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顺服天父上帝,并且为拯救世人而死在十字架上。

更加清晰阐明舍金纳与基督道成肉身相关性的论述,体现在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一书中:

教义学上的基督论和收缩神学相似,尝试以根据《腓立比书》二章道的虚己的想法来诠释耶稣基督里神性充满的内住。永恒的道透过降卑和虚己而取了“奴仆的形象”,为要像舍金纳一样,将属他的当作他的弟兄,来分担他们的受苦,并透过他在十字架的受苦来赎去他们的受苦。后来的基督论为了顾及上帝的不变性,而以永恒的道对人本质的接纳来代替虚己的思想。这两种想法导致了内住的上帝和人类的自然与历史构成的团契之观点,并且深化了舍金纳的神学。^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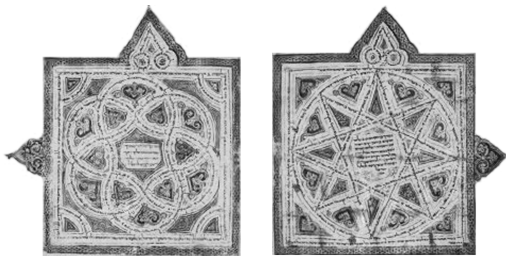
莫尔特曼这一阐释十分明确地将基督与舍金纳进行了类比,认为基督像舍金纳一样,虚己、自我降卑,甚至取了奴仆的形象,这就是指基督道成肉身,与他的子民同在,和他们同受苦难,并最终在十字架的受难来救赎他们。除了这一观点外,莫尔特曼还注意到后来的基督论虽然用永恒的道取代了以上基督虚己的想法,但这是出于对上帝不变性的维护,即便是这样的想法,也使得上帝内住于人类以及自然从而构成共同体的观念得以形成。以上两种观点都说明基督论深化了犹太舍金纳概念。正如郭郁所指出的,“上帝的‘内住’便体现在同以色列人一起经历的颠沛流离中,体现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受辱受难和死而复活中”^③。

综上所述,莫尔特曼将犹太舍金纳概念从基于“同情共感”的“上帝显现”,落实为借着基督道成肉身所成就的“在基督里”双重居住之“互渗相寓”。

① Jürgen Moltmann 莫尔特曼,《科学与智慧》[Science and Wisdom],曾念粤 Tseng Nien Yueh 译(台北[Taipei]:校园书房出版社[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2002),74。

② 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285—286。

③ 郭郁,《莫尔特曼的“空间”概念及其环境意义》,108。



结 论

犹太舍金纳概念的原意强调“上帝显现”以及与犹太人的同在,莫尔特曼挪用舍金纳于基督教神学,肇因于他回应欣茨的批判并得益于罗森茨维格“舍金纳的流浪”之观念的启发。

莫尔特曼对犹太舍金纳概念的挪用,可以概括为从“上帝显现”到“互渗相寓”。“互渗相寓”扩展了“上帝显现”的范围,莫尔特曼将舍金纳原义所指向的“上帝显现”范围,从犹太人扩展到了教会、万国甚至整个宇宙,将舍金纳挪用至三一论框架下的圣灵论,用圣灵论更好地论证了上帝与这个世界既超越又内在的“互渗相寓”关系。“互渗相寓”对于“上帝显现”的拓展,不仅体现为借由圣灵论而扩展了“上帝显现”的范围,还丰富了其原来的关系维度,基于三一上帝自身的“互渗相寓”而扩展至上帝与世界、人与自身、人与他人及人类社群、人与自然等多维度的、更为丰富的互动关系。“互渗相寓”所呈现的上述多维关系,需要以具体的方式加以落实,莫尔特曼将犹太舍金纳概念从基于“同情共感”的“上帝显现”,落实为借着基督道成肉身所成就的“在基督里”双重居住之“互渗相寓”。对于莫尔特曼自身的神学建构来说,对舍金纳的这一挪用,补足了他在《盼望神学》中仅仅强调上帝的未来而忽视当下同在的缺憾,丰富了强调“互渗相寓”关系的社会三一论。“互渗相寓”概念相比舍金纳“上帝显现”的原意,更好地阐释了上帝与世界之间既超越又内在的关系,这也成为莫尔特曼以三一论的万有在神论为架构的生态神学之建构基石。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对话而言,舍金纳这一犹太神秘主义教义为双方提供了共同的概念基础,基于对这一概念相近的理解,透过对话可以丰富彼此的理解,从而促进犹太教和基督教形成休戚与共的、最为重要的伙伴关系,莫尔特曼也正是因吸纳了犹太舍金纳思想而发展出生态神学等丰硕的神学成果。